

# 宋代历史演义全书

(民国)蔡东藩 著

# 第一回 河洛降神奇儿出世 孤矢见志游子离乡

“得国由小儿，失国由小儿”，这是元朝的伯颜，拒绝宋使的口头语，本没有什么秘讖作为依据，但到事后追忆起来，却似有绝大的因果隐伏在内。宋室的江山，是从周主宗训处夺来。宗训冲令践阼，晓得什么保国保家的法儿？而且周主继后符氏，又是初入宫中，才为国母。所有宫廷大事，全然不曾接洽。陡然遇着大丧，整日里把泪洗面，恨不随世宗同去。可怜这青年嫠妇，黄口孤儿，茕茕子立，形影相吊。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，便乘此起了异心，暗地里联络将弁，托词北征，陈桥变起，黄袍加身，居然自做皇帝，拥兵还朝。看官！你想七岁的小周王，二十多岁的周太后，无拳无勇，如何抵敌得住？眼见得由他播弄，驱往西宫，好好的半壁江山，霎时间被赵氏夺去，还说是什么禅让，什么历数，什么保全故主，什么坐镇太平。彼歌功，此颂德，差不多似舜、禹复出，汤、文再生。

这时正当五季以降，乱臣贼子，抢攘数十年，得了一个逆取顺守，颇善于此的主儿，百姓都快活得很，那个去追究隐情？因此远近归附，好容易南收北抚，混一区夏，一番事情，两番做成，这真叫作时来辐辏，侥幸成功呢。偏是皇天有眼，看他传到八九世，降下一个劲敌，把他河北一带，先行夺去，仍然令他坐个小朝廷。康王南渡，又传了八九世，元将伯颜，引兵渡江，势如破竹，可巧南宋一线，剩了两三个小孩子，今年立一个，明年被敌兵掳去，明年再立一个，不到两年，又惊死了。遗下赵氏一块肉，孤苦伶仃，流离海峽，勉强地过了一年，徒落得崖山覆没，帝子销沉。就是文、陆、张几个忠臣，做到力竭计穷，终归无益，先后毕命，一死谢责。可见得果报昭彰，天道不爽，凭你如何巧计安排，做成一番掀天揭地的事业，到了子孙手里，也有人看那祖宗的样子，不是巧取，便是强夺，悖入悖出，总归是无可逃避呢！不过恶多善少，报应必速，善多恶少，报应较迟。试看朱温、李存勖、石敬瑭、刘知远、郭威等人，多半是淫凶暴虐，善不敌恶，自己虽然快意，子孙不免遭殃。忽而兴，忽而亡，总计五季十三君，一古脑儿只四五十年。独两宋传了十八主，共有三百二十年，这也由赵氏得国以后，颇有几种深仁厚泽，维系人心，不似那五季君主，一味强暴。所以历世尚久，比两汉只短数十年，比唐朝且长数十年。等到山穷水尽，方致灭亡，这却是天意好善，格外优待呢！

小子闲览宋史，每叹宋朝的善政，却有数种：第一种，是整肃宫闱，没有女祸；第二种，是抑制宦官，没有阉祸；第三种，睦好懿亲，没有宗室祸；第四种，是防闲戚

里，没有外戚祸；第五种，是罢典禁兵，没有强藩祸。不但汉、唐未能相比，就是夏、商、周三代，恐怕还逊他一筹。但也有两大误处，北宋抑兵太过，外乏良将；南宋任贤不专，内乏良相。辽、金、元三国，迭起北方，屡为边患。当赵宋全盛的时候，还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，后来国势日衰，无人专阍，寇兵一入，如摧枯拉朽一般，今日失两河，明日割三镇，帝座一倾，主子被虏。到了南渡以后，残喘苟延，已成弩末，稍稍出了几员大将，又被那贼臣奸相，多方牵制，有力没处使，有志没处行。风波亭上，冤狱构成；西子湖边，骑驴归去。大家心灰意懒，坐听败亡，没奈何迎敌乞降，没奈何蹈海殉国。说也可怜，两宋三百二十年间，始终被夷狄所制，终弄到举国授虏，寸土全无，彼时惩前毖后的赵太祖，哪里防得到这般收场？其实是人有千算，天教一算，若非冥冥中有此主宰，那篡窃得来的国家，反好长久永远，千年不败。咳！天下岂有是理吗？看官不要笑我饶舌，请看下文依次叙述，信而有征，才知小子是核实陈词，并非妄加褒贬哩。

且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，洛阳的夹马营内，生下一个香孩儿，远近传为异闻。什么叫做香孩儿呢？相传是儿初生，赤光绕室，并有一股异香，围裹儿体，经宿不散，因此叫做香孩儿。或谓后唐明宗李嗣源，继阼以后，每夕在宫中焚香，向天拜祝。自言某本胡人，为众所推，暂承唐统，愿天早生圣人，为生民主，拨乱反正，混一中原。谁知他一片诚心，感格上苍，诞生灵异。洛阳的香孩儿，便是将来的真命天子，生有异征，也是应有的预兆。究竟这香孩儿姓甚名谁？看官听着！便是宋太祖赵匡胤。他祖籍涿州，本是世代为官，不同微贱。高祖名朮，曾受职唐朝，做过永清、文安、幽都的大令。曾祖名珽，历官藩镇，兼任御史中丞。祖名敬，又做过营、蓟、涿三州刺史。父名弘殷，少骁勇，善骑射，后唐庄宗时，曾留典禁军，娶妻杜氏，系定州安喜县人，治家严毅，颇有礼法。第一胎便生一男，取名匡济，不幸夭逝。第二胎复生一男，就是这个香孩儿。香孩儿体有金色，数日不变，到了长大起来，容貌雄伟，性情豪爽，大家目为英器。乃父弘殷，历后唐、后晋两朝，未尝失职。香孩儿赵匡胤，出入营中，专喜骑马，复好射箭。有时弘殷出征，匡胤侍母在家，无所事事，辄以骑射为戏。母杜氏劝他读书，匡胤奋然道：“治世用文，乱世用武，现在世事扰乱，兵戈未靖，儿愿娴习武事，留待后用。他日有机可乘，得能安邦定国，才算出人头地，不至虚过一生呢？”杜氏笑道：“但愿儿能继承祖业，毋玷门楣，便算幸事，还想甚么大功名，大事业哩！”匡胤道：“唐太祖李世民，也不过一将门之子，为什么化家为国，造成帝业？儿虽不才，亦想与他相似，轰轰烈烈做个大丈夫，母亲以为可好么？”杜氏怒道：“你不要信口胡说！世上说大话的人，往往后来没用。我不愿听你瞎闹，你还是读书去罢！”匡胤见母亲动怒，才不敢多嘴，默然退出。

怎奈天性好动，不喜静居，往往乘隙出游，与邻里少年，驰马角射。大家都赛他不过，免不得有妒害的心思，一日，有某少年牵一恶马来访匡胤，凑巧匡胤出来，见了少年，却是平素往来，互相熟识，立谈数语，便问他牵马何事？少年答道：“这马雄壮得很，只是没人能骑，我想你有驾驭才，或尚能驰骋一番，所以特来请教”。匡胤将马一瞧，黄鬃黑鬣，并没有什么奇异，不过马身较肥，略觉高大。便微哂道：“天下没有难骑的马匹。越是怪马，我越要骑它，但教驾驭有方，怕它倔强到哪里去！”少年却故意

说道：“这也不可一概论的。的卢马常妨主人，也宜小心为是。”匡胤笑道：“不能驭马，何能驭人？你看我跑一回罢！”少年对他嘻笑，且道：“我去携马鞍等来，可好么？”匡胤笑道：“要什么马鞍等物。”说至此，即从少年手中，取过马鞭，奋身一跃，上马而去。那马也不待鞭策，向前急走，但看他展开四蹄，似风驰电掣一般，倏忽间跑了五六里：前面恰有一城，城闾不甚高大，行人颇多。匡胤恐飞马入城，入不及避，或至撞损，不如阻住马头，仍从原路回来。偏这马不听约束，而且因没有衔勒，令人无从羁绊。匡胤不觉焦急，正在马上设法，俯首凝思，不料这马跑得越快，三脚两步，竟至城闾。至匡胤抬起头来，凑巧左额与门楣相触，似觉微痛，连忙向后一仰，好一个倒翻筋斗，从马后坠将下来。某少年在后追蹑，远远的见他坠地，禁不住欢呼道：“匡胤匡胤！你今朝也着了道儿，任你头坚似铁，恐也要撞得粉碎了。”正说着，蓦见匡胤仍安立地上，只马恰从斜道窜去，离了一箭多地。匡胤复抢步追马，越上一程，竟被追着，依然耸身腾上，扬鞭向马头一拦。马却随鞭回头，不似前次的倔强，顺着原路，安然回来。少年在途次遇着，见匡胤面不改色，从容自若，不由得惊问道：“我正为你担忧，总道你此次坠马，定要受伤，偏你却有这般本领，仍然乘马回来。但身上可有痛楚么？”匡胤笑道：“我是毫不受伤，但这马恰是性悍，非我见机翻下，好头颅早已撞碎了。”言罢，下马作别，竟自回去，某少年也牵马归家，无庸细表。



少年赵匡胤与父亲、兄弟在一起

惟匡胤声名，从此渐盛，各少年多敬爱有加，不敢侮弄。就中与匡胤最称莫逆，乃是韩令坤与慕容延钊两人。令坤籍隶磁州，延钊籍隶太原，都是少年勇敢，倜傥不群。因闻匡胤盛名，特来拜访，一见倾心，似旧相识。嗣是往来无间，联成知己，除研究武备外，时或联辔出游，或校射，或纵猎，戏蹴鞠，或击毬，或作樗蒲戏。某日，与韩令坤至土室中，六博为欢。正在呼么喝卢的时候，突闻外面鸟雀声喧，很是嘈杂，都不禁惊讶起来，匡胤道：“敢是有毒虫猛兽，经过此间，所以惊起鸟雀，有此喧声。好在我等各带着弓箭，尽可出外一观，射死几个毒虫，几个猛兽，不但为鸟雀除害，并也为人民免患。韩兄以为如何？”令坤听了大喜道：“你言正合我意。当下停了博局，挟了弓

矢，一同出室，四处探望，并没有毒虫猛兽，只有一群喜雀，互相搏斗，因此噪声盈耳。韩令坤道：“雀本同类，犹争闹不休，古人所谓雀角相争，便是此意。”匡胤道：“我等可有良法，替它解围？”令坤道：“这有何难，一经驱逐，自然解散了。”匡胤道：“你我两人，也算是一时好汉，为什么效那儿童举动，去赶鸟雀呢？”令坤道：“依你说来，该怎么办？”匡胤道：“两造相争，统是狠戾的坏处。我与你挟着弓箭，正苦没用，何妨弹死几只暴雀，隐示惩戒。来！来！你射左，我射右，看哪个射得着哩。”令坤依言，便抽箭搭弓，向左射去。匡胤也用箭右射。飕飕的发了数箭，射中了好几只，随箭堕下，余雀统已惊散，飞逃得无影无踪了。两人方囊弓戢矢，忽又听得一声怪响，从背后过来，仿佛与地震相似。急忙返身后顾，那土室却无缘无故坍塌下来。令坤惊讶道：“好好一间土室，突然坍倒，正是出人意外。亏得我等都出外弹雀，否则压死室中，没处呼冤呢！”匡胤道：“这真是奇极了！想是你我命不该死，特借这雀噪的声者，叫我出来。雀既救我的命，我还要他的命，这是大不应该的。现在悔已迟了，你我不如拾起死雀，一一掩埋才是。”令坤也即允诺，当将死雀尽行埋讫，然后分手自归。

会晋亡汉继，中原一带多被辽主蹂躏，民不聊生。匡胤年逾弱冠，闻着这种消息，未免忧叹，恨不得立刻从军，驱除大敌。既而辽主道歿，辽兵北去。匡胤父弘殷，已为匡胤聘定贺女，择吉成婚。燕尔新欢，自在意中，免不得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。到了汉乾祐中，弘殷出征凤翔，战败王景，积功擢都指挥使。匡胤未曾随征，在家闲着，又惹起一腔壮志，便欲辞母西行。乃母杜氏，不肯照允，他竟潜身外出，直往襄阳。在途寄信回家，劝慰母妻，那母妻才得知晓，但已无法挽留，只好听他前去。匡胤初出远游，未识路径，本拟向西从父，不意走错了路，反绕道南行。及自知有误，索性将错便错，顺道行去。所苦随身资斧，带得不多，行至襄阳，一无所遇，反将川资一概用尽。关山失路，日暮途穷，那时进退维谷，不得已投宿僧寺。僧徒多半势利，看他行李萧条，衣履黯敝，已料到是落魄征夫，乐得白眼相对，当下哗声逐客，不容羁留。匡胤没法，只好婉词央告，借宿一宵。说至再三，仍不得僧徒允洽，顿时忍耐不住，便厉声道：“你等秃奴，这般无情，休要惹我懊恼！”一僧随口戏应道：“你又不是个皇帝，说要甚么，便依你甚么。我今朝偏不依你，看你使出什么法儿！”道言未绝，那右足上已着了一踢，不知不觉地倒退几步，跌倒地上。旁边走过一僧，叱匡胤道：“你敢是强徒吗？快吃我一拳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僧拳已向匡胤胸前，猛击过来。匡胤不慌不忙，轻轻地伸出右手，将他来拳接住，喝一声“去”，那僧已退了丈许，扑塌一声，也向地上倒下了。几个小沙弥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向内飞奔。不一时，走出了一个小僧，衲衣锡杖，款款前来。匡胤瞧将过去，却是庞眉皓首，癯骨清颜，比初见的两僧，大不相同，不由地躁释矜平，肃然起敬。小子有诗咏老僧道：

莫言方外乏奇人，参透禅关悟夙因。  
愿借片帆风送力，好教真主出迷津。

欲知老僧如何对付，且听下回表明。

看本回一段总冒，已将宋朝三百年事，包括在内。所谓振衣揭领，举网定纲，以视俗本小说，空空洞洞的说了几句套话，固自大相径庭矣。后半叙入宋太祖出身，都是依据正史，不涉虚诞。偏下笔独有神采，令人刮目相看，是盖具史家小说家之二长，故能隽妙若此，古人所谓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吾于作者亦云。

## 第二回 遇异僧幸示迷途 扫强敌连擒渠帅

却说寺中有一老僧，出见匡胤，匡胤知非常僧，向他拱手。老僧慌忙答礼，且道：“小徒无知，冒犯贵人，幸勿见怪！”匡胤道：“贵人两字，仆不敢当，现拟投效戎行，路经贵地，无处住宿，特借宝刹暂寓一宵。哪知令徒不肯相容，并且恶语伤人，以至争执，亦乞高僧原谅！”老僧道：“点检作天子，已有定数，何必过谦。”匡胤听了此语，莫名其妙，便问点检为谁。老僧微笑道：“到了后来，自有分晓，此时不便饶舌。”说罢，便把坠地的两僧唤他起来，且呵责道：“你等肉眼，哪识圣人？快去将客房收拾好了，准备贵客休息。”两僧无奈，应命起立。老僧复问及匡胤行囊，匡胤道：“只有箭囊弓袋，余无别物。”老僧又命两徒携往客房，自邀匡胤转入客堂，请他坐下，并呼小沙弥献茶。待茶已献入，才旁坐相陪。匡胤问他姓名，老僧道：“老衲自幼出家，至今已将百年，姓氏已经忘记了。”匡胤道：“总有一个法号。”老僧道：“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老僧尝自署空空，别人因呼我为空空和尚。”匡胤道：“法师寿至期颐，道行定然高妙，弟子愚昧，未识将来结局，还乞法师指示。”老僧道：“不敢不敢。夹马营已呈异兆，香孩儿早现奇征，后福正郴浅哩！”匡胤听了，越觉惊异，不禁离座下拜，老僧忙即避开，且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这是要折杀老衲了。”匡胤道：“法师已知过去，定识未来，就使天机不可泄漏，但弟子此时正当落魄，应从何路前行，方可得志？”老僧道：“再向北行，便得奇遇了。”匡胤沉吟不答。老僧道：“贵人不必疑虑，区区资斧，老衲当代筹办。”匡胤道：“怎敢要法师破费。”老僧道：“结些香火缘，也是老衲分内事。今日在敝寺中荒宿一宵，明日即当送别，免得误过机缘。”说至此，呼小沙弥至前，嘱咐道：“你引这位贵客到客房暂憩，休得怠慢！”小沙弥遵了师训，导匡胤出堂，老僧送出门外，向匡胤告辞，扶杖自去。

匡胤随至客房，见床榻被褥等都已整设，并且窗明几净，饶有一种清气，不觉欣慰异常。过了片刻，复由小沙弥搬入晚餐，野蔌园蔬，清脆可赏。匡胤正饥肠辘辘，便龙吞虎饮了一番，吃到果腹，才行罢手。待残肴撤去，自觉身体疲倦，便睡在床上，向黑甜乡去了。一枕初觉，日已当窗，忙披衣起床。当由小沙弥入房，伺候盥洗，并进早餐。餐毕出外，老僧已扶杖伫候。两下相见，行过了礼，复相偕至客堂，谈了片刻。匡胤即欲告辞。老僧道：“且慢！老衲尚有薄酒三杯，权当饯行，且俟午后起程，尚为未晚。”匡胤乃复坐定，与老僧再谈时局，并问何日可致太平。老僧道：“中原混一，便可太平，为期也不远了。”匡胤道：“真人可曾出世？”老僧道：“远在千里，近在眼前，但

总要戒杀好生，方能统一中原。”匡胤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两下复纵论多时，但见将亭午，由小沙弥搬进素肴，并热酒一壶。陈列已定，老僧请匡胤上坐。匡胤谦不敢当，且语老僧道：“蒙法师待爱，分坐抗礼，叨惠已多，怎敢僭居上位哩？”老僧微哂道：“好！好！月下蛟龙失水，潜德韬光，老衲尚得叨居主位。贵客还未僭越，老衲倒反僭越了。”言毕，遂分宾主坐下。随由老僧与匡胤斟酒，自己却用杯茗相陪，并向匡胤道：“老衲戒酒除荤，已好几十年了，只得用茶代酒，幸勿见罪！”匡胤复谦谢数语。饮了几杯，即请止酌。老僧也不多劝，即命沙弥进饭。匡胤吃了个饱，老僧只吃饭半碗。匡胤动疑，问何故少食？老僧道：“并无他奇，不过服气一法。今日吃饭半碗，还是为客破戒哩。”匡胤道：“此法可学否？”老僧道：“这是禅门真诀，如贵客何用此法。”匡胤方不多言。老僧一面命沙弥撤肴，一面命僧徒取出白银十两，赠与匡胤。匡胤再三推辞，老僧道：“不必不必！这也由施主给与敝寺，老衲特转赠贵客。大约北行数日，便有栖枝，赆仪虽少，已足敷用了。”匡胤方才领谢。老僧复道：“老衲并有数言赠别。”匡胤道：“敬听清诲！”老僧道：“遇郭乃安，历周始显，两日重光，囊木应讖。这十六字，请贵客记取便了。”匡胤茫然不解，但也不好絮问，只得答了：“领教”两字。当下由僧徒送交箭囊弓袋，匡胤即起身拜别，并订后约道：“此行倘得如愿，定当相报。法师鉴察未来，何时再得重聚？”老僧道：“待到太平，自当聚首了。”匡胤乃挟了箭囊，负了弓袋，徐步出寺。老僧送至寺门，道了“前途珍重”，便即入内。

匡胤遵着僧嘱，北向前进。在途饱看景色，纵观形势，恰也不甚寂寞。至渡过汉水，顺流而上，见前面层山叠嶂，很是险峻。山后隐隐有一大营，依险驻扎，并有大旗一面，悬空荡漾，烨烨生光。旗上有一大字，因被风吹着，急切看不清楚。再前行数十步，方认明是个“郭”字。当即触动心事，自忖道：“老僧说是‘遇郭乃安’莫非就应在此处么？”便望着六营，抢步前趋。不到片刻，已抵营前。营外有守护兵立着，便向前问讯道：“贵营中的郭大帅可曾在此么？”兵士道：“在这里。你是从何处来的？”匡胤道：“我离家多日了。现从襄阳到此。”兵士道：“你到此做什么？”匡胤道：“特来拜谒大帅，情愿留营效力。”兵士道：“请道姓名来！”匡胤道：“我姓赵名匡胤，是涿州人氏，父现为都指挥使。”兵士伸舌道：“你父既为都指挥，何不在家享福，反来此投军？”匡胤道：“乱世出英雄，不乘此图些功业，尚待何时？”兵士道：“你有这番大志，我与你通报便了。”看官！你道这座大营，是何人管领，原来就是后周太祖郭威，他此时尚未篡汉，仕汉为枢密副使。隐帝初立，河中、永兴、凤翔三镇，相继抗命。李守真镇守河中，尤称桀骜，为三镇盟主。郭威受命西征，特任招慰安抚使，所有西面各军，统归节制。此时正发兵前进，在途暂憩，凑巧匡胤遇着，便向前投效。至兵士代他通报，由郭威召入，见他面方耳大，状貌魁梧，已是器重三分。当下问明籍贯，并及他祖父世系，匡胤应对详明，声音洪亮。郭威便道：“你父与我同寅，现方报绩凤翔。你如何不随父前去，反到我处投效呢？”匡胤述及



后周太祖郭威像

父母宠爱，不许从军，并言潜身到此的情形。郭威乃向他说道：“将门出将，当非凡品。现且留我帐下，同往西征，俟立有功绩，当为保荐便了。”匡胤拜谢。嗣是留住郭营，随赴河中，披坚执锐，所向有功。至李守真败死，河中平定，郭移任邺都留守，待遇匡胤，颇为有礼。惟始终不闻保荐，因此未得优叙。

既而郭威篡立，建国号“周”，匡胤得拔补东西班行首，并拜滑州副指挥。未几复调任开封府马直军使。世宗嗣位，竟命他入典禁兵。会北汉主刘崇，闻世宗新立，乘丧窥周，乃自率健卒三万人，并联结辽兵万余骑，入寇高平。世宗姓柴名荣，系郭威妻兄柴守礼子，为威义儿。威无子嗣，所以柴荣得立，庙号世宗。幼年已逾壮，晓畅军机，郭威在日，曾封他为晋王，兼职侍中，掌判内外兵马事。既得北方警报，毫不慌忙，即亲率禁军，兼程北进。不两日，便到高平。正值北汉兵大至，势如潮涌，人人勇壮，个个威风。并有朔方铁骑，横厉无前，差不多有灭此朝食的气象。周世宗麾兵直前，两阵对圆，也没有什么评论，便将将对、兵对兵，各持军械、战斗起来。不到数合，周兵阵内，忽窜出一支马军，向汉投降，解甲弃械，北向呼万岁。还有步兵千余人，也跳了过去，情愿作为降虏。周主望过去，那甘心降汉的将弁，一个是樊爱能，一个是何徽。禁不住怒气勃勃，突出阵前，麾兵直上，喊杀连天。北汉主刘崇，见周主亲自督战，便令数百弓弩手，一齐放箭，攒射周主。周主麾下的亲兵，用盾四蔽，虽把周主护住，麾盖上已齐集箭镞，约有好几十支。匡胤时在中军，语同列道：“主忧臣辱，主危臣死，我等难道作壁上观么？”言甫毕，即挺马跃出，手执一条通天棍，捣入敌阵。各将也不敢退后，一拥齐出，任他箭如飞蝗，只是寻隙杀入。俗语尝言道：“一夫拼命，万夫莫挡”，况有数十健将，数千锐卒，同心协力地杀将进去，眼见得敌兵扰乱，纷纷倒退。周主见汉兵败走，更率军士奋勇追赶。汉兵越逃越乱，周兵越追越紧。等到汉主退入河东，闭城固守，周主方择地安营。樊爱能、何徽等军被北汉主拒绝，不准入城，没奈何仍回周营，束手待罪。周世宗立命斩首，全军股栗。翌日，再驱兵攻城，城上矢石如雨，匡胤复身先士卒，用火攻城，城上越觉惊慌，所有箭镞，一齐射下。那时防不胜防，匡胤左臂竟被流矢射着，血流如注。他尚欲裹伤再攻，经周主瞧着，召令还营。且因屯兵城下，恐非久计，乃拔队退还，仍返汴都。擢匡胤为都虞侯，领严州刺史。

世宗三年，复下令亲征淮南。淮南为李氏所据，国号南唐，主子叫作李璟，他与周也是敌国。周主欲荡平江淮，所以发兵南下。匡胤自然从征。就是他父亲弘殷，也随周主南行，先锋叫作李重进，官拜归德节度使。到了正阳，南唐遣将刘彦贞，引兵抵敌，被重进杀了一阵，唐兵大败，连彦贞的头颅，也不知去向。匡胤继进，遇着唐将何延锡，一场鏖斗，又把他首级取了回来。南唐大震，忙遣节度使皇甫晖、姚凤等，领兵十余万，前来拦阻。两人闻周兵势盛，不敢前进，只驻守在清流关，拥众自固。清流关在滁州西南，倚山负水，势颇雄峻，更有十多万唐兵把守，显见是不易攻入。探马报入周营，周主未免沉吟。匡胤挺身前奏道：“臣愿得二万人，去夺此关。”周主道：“卿虽忠勇，但闻关城坚固，皇甫晖、姚凤也是南唐健将，恐一时攻不下哩。”匡胤答道：“晖凤两人，如果勇敢，理应开关出战。今乃逗留关内，明明畏怯不前。若我兵骤进，出其不意，一鼓便可夺关。且乘势掩入，生擒二将，也是容易。臣虽不才，愿当此任！”周主道：“要夺此关，除非掩袭一法，不能成功。朕闻卿言，已知卿定足胜任。明日命卿往

攻便了。”匡胤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就在今日。”周主大喜，即拨兵二万名，令匡胤带领了去。

匡胤星夜前进，路上偃旗息鼓，寂无声响，只命各队鱼贯而行。及距关十里，天色将晓，急命军士疾进，到关已是黎明了。关上守兵，全然未知，尚是睡者。至鸡声催过数次，旭日已出东方，乃命侦察出关，探望敌情。不意关门一开，即来了一员大将，手起刀落，连毙侦察数人。守卒知是不妙，急欲阖住关门，偏偏五指已被剁落，晕倒地上。那周兵一哄而入，大刀阔斧，杀将进去。皇甫晖、姚凤二人，方在起床，骤闻周兵入关，吓得手足无措。还是皇甫晖稍有主意，飞走出室，跨马东奔。姚凤也顾命要紧，随着后尘，飞马窜去，可怜这十多万唐兵，只恨爹娘生得脚短，一时不及逃走，被周兵杀死无数。有一半侥幸逃生，都向滁州奔入。皇甫晖、姚凤一口气跑至滁城，回头一望，但见尘氛滚滚，旗帜央央，那周兵已似旋风一般，追杀过来。他不觉连声叫苦，两下计议，只有把城外吊桥，赶紧拆毁，还可阻住敌兵。当下传令拆桥，桥板撤去，总道濠渠宽广，急切不能飞越。谁知周兵追到濠边，一声呐喊，都投入水中，凫水而至。最奇怪的是统帅赵匡胤，勒马一跃，竟跳过七八丈的阔渠，绝不沾泥带水，安安稳稳地立住了。晖、凤看了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忙避入城中，闭门拒守。

匡胤四面架起云梯，集众猛攻。将要督兵登城，忽城上有声传下道：“请周将答话！”匡胤应声道：“有话快说！”言毕，即举首仰望，但见城上传话的人，并非别个，就是南唐节度使皇甫晖。他向匡胤拱手道：“来将莫非赵统帅？听我道来：我与你没甚大仇，不过各为其主，因此相争。你既袭据我清流关，还要追到此地，未免逼人太甚。大丈夫明战明胜，休要这般促狭。现在我与你约，请暂行停攻，容我成列出战，与你决一胜负。若我再行败衄，愿把此城奉献。”匡胤大笑道：“你无非是个缓兵计。我也不怕你使刁，限你半日，等军出来，与我厮杀一场，赌个你死我活，教你死而无怨。”皇甫晖当然允诺。匡胤乃令停攻，列阵待着。约过半日，果然城门开处，拥出许多唐兵，皇甫晖、姚凤并辔出城。正要上前搦战，忽觉前队大乱，一位盔甲鲜明的敌帅，带着锐卒冲入阵来，皇甫晖措手不及，被来帅奋击一棍，正中左肩，顿时熬受不起，啊哟一声，撞落马下。姚凤急来相救，不防刀枪齐至，马先受伤，前蹄一蹶，也将姚凤掀翻。周兵乘势齐上，把皇甫晖、姚凤两人，都生擒活捉去了。小子有诗咏道：

大业都从智勇来，偏师一出敌锋摧。  
试看虜帅成擒日，毕竟奇功出异才。

看官不必细猜，便可知这位敌帅是赵匡胤了。欲知以后情状，请看官续阅下回。

读宋太祖本纪，载太祖舍襄阳僧寺，有老僧素善术数，劝之北往，并赠厚赀，太祖乃得启行。独老僧姓氏不传，意者其黄石老人之流亚欤？一经本回演述，借老僧之口，为后文写照，前台花发后台见，上界钟声后界闻，于此可以见呼应之法焉。至太祖事周以后，所立功绩，莫如高平、清流关二役。著书人格外从详，不肯少略。为山九仞，基于一篲，此即宋太祖肇基之始，表而出之，所以昭实绩也。

### 第三回 忧父病重托赵则平 肃军威大败李景达

却说皇甫晖、姚凤，既被周兵擒住，唐兵自然大溃，滁州城不战即下，匡胤入城安民，即遣使押解囚虏，向周主处报捷。周主受俘后，命魁林学士窦仪，至滁州籍取库藏，由匡胤一一交付。既而匡胤复欲取库中绢匹。仪出阻道：“公初入滁，就使将库中



皇甫晖、姚凤等人被周擒获

宝藏，一律取去，亦属无妨，今已籍为官物，应俟皇帝诏书，方可支付。请公勿怪！”匡胤闻言，毫无怒意，反婉言谢道：“学士言是，我知错了！”过了一天，复有军事判官到来，与匡胤相见。两人叙谈，甚是投契。看官道是何人？乃是宋朝的开国元勋，历相太祖，太宗二朝，晋爵大师魏国公，姓赵名普，字则平。他祖籍幽蓟，因避乱迁居洛阳，匡胤本与相识，至是由周相范质荐举，乃至滁州。旧雨重逢，倍增欢洽。令匡胤部下，受命清乡，捕得乡民百余名，统共指为匪盗，例当弃市。赵普独抗议道：“未曾审问明白，便将他一律杀死，倘或诬良为盗，岂非误伤人命？”匡胤笑道：“书生所见，未免太迂。须知此地人民，本是俘虏，我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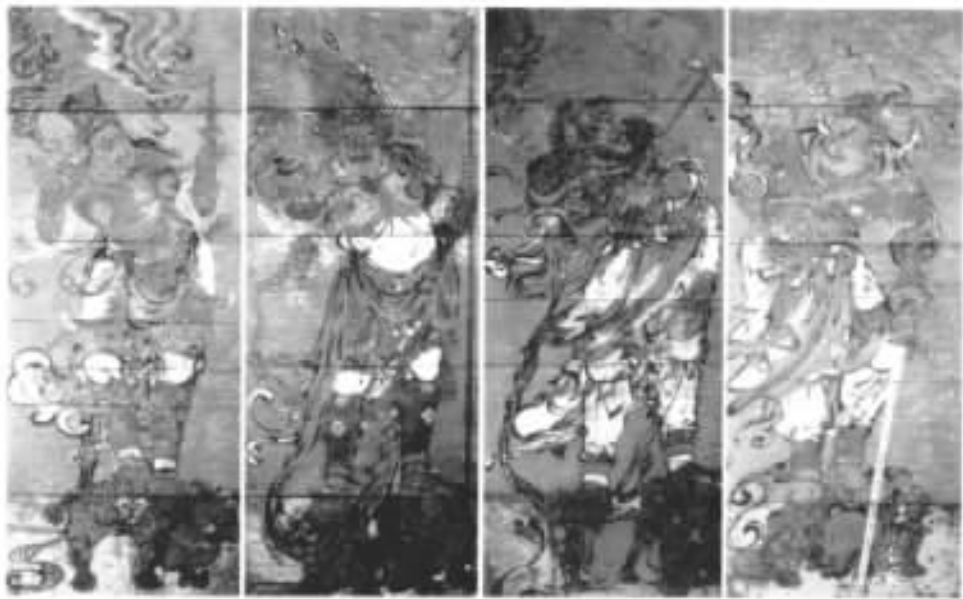
他一律赦罪，已是法外施仁。今复甘作盗匪，若非立正典刑，如何儆众？”赵普道：“南唐虽系敌国，百姓究属何辜？况明公素负大志，极思统一中原，奈何秦越相视，自分眈

域？王道不外行仁，还乞明公三思！”匡胤道：“你若不怕劳苦，烦你去审讯便了。”赵普即去讯鞫，一一按验，多无佐证，遂禀白匡胤，除犯赃定罪外，一律释放。乡民大悦，争颂匡胤慈明。匡胤益信赵普先见，凡有疑议，尽与筹商。赵普亦格外效忠，知无不言。

适匡胤父弘殷，亦率兵到滁，父子聚首，当然欣慰。不料隔了数日，弘殷竟生起病来，匡胤日夕侍奉，自不消说。谁料扬州警报，纷纷前来，周主也有诏书颁达，命匡胤速趋六合，兼援扬州。原来滁州既下，南唐大震。唐主李璟，遣李德明乞和，愿割地罢兵。周主不许。德明返唐，唐主遂挑选精锐得六万人，命弟齐王李景达为元帅，向江北进发，直抵扬州。扬州亦南唐所据，与六合相距百余里，同为江北要塞。是时已由匡胤父弘殷受周主命，夺据扬州，弘殷西还入滁，留韩令坤居守，令坤闻唐兵大至，恐寡不敌众，飞向滁州求援。周主又敦促匡胤出师，匡胤内奉君命，外迫友情，怎敢坐视不发？无奈父病未痊，一时又不忍远离，公义私恩，两相感触，不由得进退彷徨，骤难解决。当下与赵普熟商，赵普答道：“君命不可违，请公即日前行。若为尊翁起见，普愿代尽子职。”匡胤道：“这事何敢烦君？”赵普道：“公姓赵，普亦姓赵，彼此本属同宗。若不以名位为嫌，公父即我父，一切视寒回暖，及进奉药饵等事，统由普一人负责，请公尽管放心！”匡胤拜谢道：“既蒙顾全宗谊，此后当视同手足，誓不相负。”赵普慌忙答礼道：“普何人斯？敢当重礼。”于是匡胤留普居守，把公私各事，都托付与普，自选健卒二千名，即日东行。

既至六合，闻扬州守将韩令坤，已弃城西走，不禁大愤道：“扬州是江北重镇，若复被南唐夺回，大事去了。”便派兵驻扎冲道，阻住扬州溃军，并下令道：“如有扬州兵过此，尽行刖足，不准私放。”一面遣书韩令坤，略言：“总角故交，素知兄勇，今闻怯退，殊出意料。兄如离扬州一步，上无以报主，下无以对友，昔日英名，而今安在”云云，韩令坤被他一激，竟督兵返旗，仍还扬州拒守。

可巧南唐偏将陆孟俊，从泰州杀到。令坤誓师道：“今日敌兵到来，我当与他决一死战，生与尔等同生，死与尔等同死。如或临阵退缩，立杀无赦，莫谓我不预言！”兵士齐声应命。令坤即命开城，自己一马当先，行出城外，各军陆续随上，统是努力向前，拼命突阵。唐将陆孟俊，即麾军对仗，不防周兵盛气前来，却似生龙活虎一般，见人便杀，逢马便斫，没有一个拦阻得住。霎时间阵势散乱，被周兵捣入中坚。孟俊知不可敌，回马就逃，唐兵也各寻生路，弃了主帅，随处乱窜。韩令坤如何肯舍，只管认着陆孟俊，紧紧追去，大约相距百步，由令坤取箭在手，搭住弓上，嗖的一声，将孟俊射落马下，周兵争先赶上，立将孟俊揪住，捆绑过来。令坤见敌将就擒，方掌得胜鼓回城。左右推上孟俊，令坤命繫入囚车，械送行在。正拟派员押解，忽由帐后闪出一妇人，带哭带语道：“请将军为妾作主，裔割贼将，为妾报仇。”令坤视之，乃是新纳篷室杨氏，便问道：“你与他有什么大仇？”杨氏道，“妾系潭州人氏，往年贼将孟俊，攻入潭州，杀我家二百余口，惟妾一人，为唐将马希崇所匿，方得免死。今仇人当前，如何不报？”原来杨氏饶有姿色，唐将马希崇，掳取为妾。韩令坤攻克扬州，希崇遁去，杨氏为令坤所得，见她一貌如花，也即纳为偏房，而且很加宠爱。此时闻杨氏言，即转讯孟俊。孟俊也不抵赖，只求速死，令坤乃令军士设起香案，上供杨氏父母牌位，薰烛焚香，命杨



五代·四大天王木函彩画

氏先行拜告，然后将孟俊洗剥停当，推至案前，由自己拔出腰刀，刺胸挖心，取祭杨家父母，再命左右将他细刮。霎时间将肉割尽，把尸骨拖出郊外，喂饲猪犬去了。这且按下不提。

且说南唐元帅李景达，闻孟俊被擒，亟与部下商议进兵。左右道：“韩令坤雄居扬州，不易攻取。大王不如西攻六合，六合得下，扬州路断，也指日可取了。”景达依计行事，乃向六合进发，距城二十里下寨，掘堑设栅，固守不出。匡胤也按兵勿动，两下相持，约有数天。周将疑匡胤怯战，入帐禀白道：“扬州大捷，唐元帅必然丧胆，我军若乘势往击，定可得胜。”匡胤道：“诸将有所未知：我兵只有二千，若前去击他，他见我兵寥寥，反且胆壮起来。不若待他来战，我恰以逸待劳，不患不胜。”诸将道：“倘他潜师回去，如何是好？”匡胤道：“唐帅景达，是唐主亲弟，他受命为诸道兵马元帅，俨然到此，怎好不战而遁，自损威风？我料他再阅数日，必前来挑战了。”诸将始不敢多言。又数日，果有探马来报，敌帅李景达，已发兵前来了。匡胤即整军出城，摆好阵势，专待唐兵到来，不一时，果见唐兵摇旗呐喊，蜂拥而至，匡胤即指挥将士，上前奋斗。两下金鼓齐鸣，喧声震地，这一边是目无全虏，誓扫淮南，那一边是志在保邦，争雄江右。自己牌杀到未牌，不分胜负，两军都有饥色，匡胤即鸣金收军，李景达也不相逼，退回原寨去了。

周兵闻金回城，匡胤仔细检点，伤亡不过数十名。恰也没甚话说。既而令将士各呈皮笠，将士即有奉笠献上。匡胤亲自阅毕，忽令数将士上前，瞋目语道：“你等为何不肯尽力？难道待敌人自毙么？”言毕，即喝令亲卒，把数将士缚住，推出斩首。众将茫然不解，因念同袍旧谊，不忍见诛，乃各上前代求，吁请恩宥。匡胤道：“诸将道我冤诬他么？今日临阵，各戴皮笠，为何这数人笠上，留有剑痕？”言至此，即携笠指示，一无讹，众将见了，愈觉不解。匡胤乃详语道：“彼众我寡，全仗人人效力，方可杀



五代茶具

敌致功。我督战时，曾见他们退缩不前，特用剑砍他皮笠，作为标记。若非将他正法，岂不要大家效尤，那时如何用兵？只好将这座城池，拱手让敌了。”众将听到此言，吓得面面相

觑，伸舌而退。转眼间已见有首级数颗，呈上帐前。才将尸首埋葬。翌日黎明，便即升帐，召集将士，当面诫谕道：“若要退敌，全在今日，尔等须各自为战，不得后顾！果能人人奋勇，哪怕他兵多将广，管叫他一败涂地哩。”诸将一一允诺。匡胤复召过牙将张琼，温颜与语道：“你前在寿春时，翼我过濠，城上强弩骤发，矢下如注，你能冒死不退，甚至箭镞入骨，尚无惧色，确是忠勇过人。今日拨兵千名，令你统率，先从间道绕至江口，截住唐兵后路。倘若唐兵败走，渡江南归，你便可乘势杀出，我亦当前来接应，先后夹攻，我料景达那厮，不遭杀死，也要溺死了。”张琼领命去讫。

匡胤令将士饱食一餐，俟至辰脾时候，传令出兵。将士等踊跃出城，甫行里许，适见唐兵到来，大家争先突阵，不管什么刀枪剑戟，越是敌兵多处，越要向前杀入。唐兵招架不住，只得倒退。景达自恃兵众，令部下分作两翼，包抄周军，不意围了这边，那边冲破，围了那边，这边冲破。忽有一彪人马，持着长矛，搠入中军，竟将景达马前的大纛旗钩倒。景达大惊，忙勒马退后，那周兵一哄前进，来取景达首级。亏得景达麾下，拼命拦截，才得放走景达，逃了性命。唐兵见大旗已倒，主帅惊逃，还有何心恋战？顿时大溃，沿途弃甲抛戈，不计其数。匡胤下令军中，不准拾取军械，只准向前追敌。军士不敢违慢，大都策马疾追。唐帅景达等，没命乱跑，看看到了江边，满拟乘船飞渡，得脱虎口，蓦闻号炮一响，鼓角齐鸣，刺斜里闪出一支生力军，截住去路。景达不知所措，险些儿跌下马来。还是唐将岑楼景稍有胆力，仗着一柄大刀，出来抵敌。对头碰着一员悍将，左手持盾，右手执刀，大呼：“来将休走！俺张琼在此，快献头来！”楼景大怒，抡刀跃马，直取张琼。张琼持刀相迎，两马相交，却是棋逢敌手，战遇良材。战到二十余合，匡胤率军追至，周将米信、李怀忠等，都来助战，任你岑楼景力敌万夫，也只得跳出圈外，拖刀败走。这时候的李景达，早已跑到江滨，觅得一只小舟，乱流径渡。唐兵尚有万人，急切寻不出大船，如何渡得过去？等到周兵追至，好似斫瓜切菜，一些儿不肯留情，眼见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。有几个善泅水的，解甲投江，凫水逃生。有几个不善泅水的，也想凫水逃命，怎奈身入水中，手足不能自主，旋涡一绕，沉入江心。岑楼景等都跨着骏马，到无可奈何的时节，加了一鞭，跃马入水，半沉半浮，好容易渡过江去了。

南唐经这次败仗，精锐略尽，全国夺气。周世宗自攻寿州，数月未克，正拟下令班师，接六合奏报，知匡胤已获大胜，亟召宰相范质等入议，欲改从扬州进兵，与匡胤等联络一气，下攻江南。范质奏道：“陛下自孟春出师，至今已入盛夏，兵力已疲，饷运

未继，再出师征唐，恐非万全之策。依臣愚见，不如回驾大梁，休息数月，等到兵精粮足，再图江南未迟。”世宗道：“偌大的寿州城，攻了数月，尚未能下，反耗我许多兵饷，朕实于心不甘。”范质再欲进谏，帐下有一人献议道：“陛下尽可还都，臣愿在此攻城！”世宗瞧着，乃是都招讨使李重进，便大喜道：“卿肯替朕任劳，尚有何说。”遂留兵万人，随李重进围攻寿州，自率范质等还都。并因赵匡胤等在外久劳，亦饬令还都，另遣别将驻守滁、扬。



五代·越窑青瓷莲花盏托

匡胤在六合，闻命引军还滁，入城省父。见弘殷病已痊可，并由弘殷述及，全赖赵判官一人，日夕侍奉，才得渐愈。匡胤再拜谢赵普。至别将已来瓜代，即奉父弘殷与赵普一同还汴都，既至汴都，复随父入朝，世宗慰劳有加，且语匡胤道，“朕亲征南唐，历数诸将，功劳无出卿右；就是卿父弘殷，亦未尝无功足录。朕当旌赏卿家父子，为诸臣劝。”匡胤叩首道：“此皆陛下恩威，诸将戮力，臣实无功，不敢邀赏。”世宗道：“赏功乃国家大典，卿勿过谦！”匡胤道：“判官赵普，具有大材，可以重用，幸陛下鉴察！”世宗点首。退朝后，即封弘殷为检校司徒，兼天水县男；匡胤为

定国节度使，兼殿前都指挥使，赵普为节度推官。三人上表谢恩。自是匡胤父子，分典禁兵，桥梓齐荣，一时无两。相传唐李淳风作推背图，曾留有诗讖一首云：

此子生身在冀州，开口张弓立左右。  
自然穆穆乾坤上，敢将火镜向心头。

匡胤父子，生长涿郡，地当冀州；开口张弓，就是弘字；穆穆乾坤，就是得有天下；宋祖定国运，以火德王，所以称作火镜。还有梁宝志铜牌记，亦有“开口张弓左右边，子子孙孙万年”二语。南唐主璟，因名子为弘冀，吴越王亦学以弘字名子，统想符应图讖，哪知适应在弘殷身上，这真是不由人料了，欲知匡胤如何得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宋太祖之婉谢褒仪，器重赵普，皆具有知人之明，而引为己用。至激责韩令坤数语，亦无一非用人之法。盖驾驭文士，当以软术牢宠之，驾驭武夫，当以威权驱使之，能刚能柔，而天下无难驭之材矣。若斫皮笮而诛惰军，振士气以挫强敌，皆驾驭武人之良策，要之不外刚柔相济而已。观此回，可以见宋太祖之智，并可以见宋太祖之勇。

## 第四回 紫金山唐营尽覆 瓦桥关辽将出降

却说周世宗还都后，尚拟再征江南，因思水军不及南唐，未免相形见绌。乃于城西汴水中，造了战舰百艘，命唐降将练水师。一面搜乘补卒，连日阅操，约期水陆大举。适唐遣员外郎朱元，出兵江北，攻夺舒、和、蕲各州，兵锋直至扬、滁。扬、滁守城诸周将，闻风遁走，转入寿春。周主闻知，正是忿恨，只因水师尚未练就，不得不忍待时日，惟遥饬李重进，严行戒备，休为唐兵所乘。重进围攻寿州，又阅半年。唐节度使刘仁贍，扼守寿州城，多方抵御，无懈可击，所以重进仍顿兵城下，不能攻入，接奉周主诏命，格外小心，把步兵分为两队，一队屯驻城下，专力围攻，一队遏守要冲，专防敌援，自己居中调度，日夕不怠。会唐将朱元，边镐、许文祜等，率师数万，来援寿州。各军据住紫金山，共立十余寨，与城中烽火相应。又南筑甬道，输粮入城，绵亘数十里。重进乘夜袭击，杀败唐将，夺了数十车粮草，得胜回营。朱元等吃了败仗，不敢逼攻，只守住紫金山，遥作声援。

周主闻唐兵援寿，恐重进有失，遂命王环为水军统领，自己亲督战船，从闽河沿颖入淮。旌旗蔽空，舳舻横江，这消息传到唐营，朱元等不胜惊骇，飞向金陵乞援。唐主遣齐王景达，及监军使陈觉，率兵五万，来援唐军。过了数日，周主渡淮抵寿春城。朱元登山遥望，但见战船如织，顺水而来，纵横出没，无不如意，不禁大惊道：“尝谓南人使船，北人使马，谁料北人今日，也能乘船飞驶，反比我南人敏捷，这真是出人意料了。”既而复见一艘艘大舰，蔽江前来，正中坐着一位充衣龙袍的大元帅，料知是周世宗，旁边有一位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的大将，比周主还要威武，禁不住称羨起来，便指问将校道：“他是何人？”将校有经过战阵，认识周将的，便道：“这便叫作赵匡胤。”朱元叹息道：“我闻他智勇兼全，屡败吾将。今日遥望丰仪，才知名不虚传了。”说着，周主已薄紫金山，号炮三声，即饬军士登岸。周主亲环甲冑，率兵攻城。赵匡胤领着偏师，来攻紫金山唐寨，唐将边镐、许文祜，开寨搦战，两阵对圆，刀枪并举。战不多时，匡胤忽勒兵退去，边镐、许文祜，不知有计，驱兵大进。匡胤且战且走，行到寿州城南，突然翻身杀转，各用长枪大戟，刺入唐阵。唐兵前队，纷纷落马。边、许两将，才知中计，正拟整队奋斗，忽左边冲入一队，乃是周将李怀忠的人马，右边又冲入一队，又是周将张琼人马。两队周军，捣入阵内，好似虎入羊群，大肆吞噬，急得边镐、许文祜无法拦阻，慌忙退还原路。哪知部兵已被檄数截，首尾不能相顾，只剩了数十骑，随着边、许，奔回紫金山。匡胤率众大呼：“降者免死！”进退两难的唐兵，都下马投甲，跪



边、许二将兵败而逃

回军。军士接到此令，自然没有斗志。战舰一动，周军乘势追杀，夺去舰械无算，唐兵或乞降，或溺死，共失去二万余人。景达、陈觉，都逃回金陵去了。

寿州城内的刘仁贍，连年防守，已是鼓衰力竭，械尽食空。此次又闻援军败衄，急得疾病交乘，卧不能起。周主耀兵城下，且射入诏书，劝令速降。唐监军使周廷构与左骑都指挥使张全约议道：“主帅病重，不能理事，况又兵疲粮尽，如何保守此城？与其被敌陷入，致遭屠戮，不如见机迎降，尚望瓦全。君意以为如何？”全约连声赞成，乃代仁贍草定降表，并异仁贍出降。仁贍已不省人事，由周主仍令还城，传逾仁贍家属，安心侍奉，并封他为天平节度使，兼中书令。仁贍即日逝世，追赐爵为彭城郡王。并改名清淮军为忠正军。

寿州已下，周主还都，匡胤亦随驾北归，加拜义成军节度使，晋封检校太保。未几，周主又出征濠泗，匡胤自请为前锋。兵至十入里滩，见岸上唐营森列，周主拟用囊驼济师。匡胤独跃马入水，截流先渡，骑兵追随恐后，霎时间尽登彼岸。唐营中不及防备，骤被匡胤捣入，害得脚忙手乱，纷纷溃散。营外泊有战舰、舰内已虚无一人，匡胤乘势下船，进薄泗州城下。泗州守将范再遇，惊慌得了不得，当即开城乞降。匡胤入城后，禁止掳掠，秋毫无犯，人民大悦，争献刍粟给军。周主闻泗州已定，移师攻濠。濠

降道旁。匡胤收了降军，再逼紫金山下寨。边镐、许文禎已丧失全师，只望朱元寨中，出来救应，不防朱元寨内，已竖起降旗，输款周军，看官！试想这妙手空空的边许两将，如何退敌？没奈何卸甲改装，潜越紫金山后，抱头窜去。

唐齐王景达，及监军陈觉，正率兵入淮，巧遇周水师统领王环，迎头痛击。两下里正在酣斗，那周主已经闻着，自率数百骑，夹岸督战。水军见周主亲到，越战越勇。还有赵匡胤一军，也因紫金山已经荡平，分兵相助。景达、陈觉，尚未知边、许败耗，兀自勉强支持，及见周兵越来越多，不胜惊讶，方令弁目缘桅遥望，不瞧犹可，瞧将过去，那紫金山，已遍悬大周旗号了。当下报知景达，景达语陈觉道：“莫非紫金山各寨，已被周兵夺去？”陈觉道：“若不夺去，如何悬着周字旗号？看来我等只好回军，再或不退，也要全军覆没哩。”景达遂传令